

■图片故事

今天是一年一度高考的日子，虽然家里没有高考生，但对参加过高考的人来说，心里依然会由此想起一些与高三有关的往事。特别是看到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一位高三班主任站在讲台上陪学生一起早读的情景，瞬间就让我想起了我读高三那年的班主任。

他姓潘，是高二文理分科后才成了我的班主任。说实话，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，这人个儿不高，还精瘦，关键他时时显露出来的那种犀利的眼神总让我寒而不栗。因为我那时成绩并不是很好，上课时被老师提问的次数较多，便仿佛时时生活在一种恐惧中。我曾经设想过，这小老头儿要

那老头儿

□管洪芬 文/图



哪天生个病请个几天假，那日子才叫爽。可“天不遂人愿”，这小老头儿的精气神可好了，每天无论我是早还是晚到教室，他势必已

经坐在讲台边了，雷打不动。

说是对他敬畏也好，单纯的畏惧也罢，我后来还是比较用功的。当然，勤能补拙，我的学习成绩也开始处于一种稳步上升的趋势中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依然还是会恨这种日子：高三高三，题山题海，各科的老师像是通通被施了咒语，只知道布置作业。那小老头儿就更甚了，上课时说到

一道难题便会顺带着来句恐吓：“你们听懂了吗？下次我出试卷还是会有这类题，我要看看还有多少同学不会……”

小老头儿说话算话，出试卷的速度简直像装了马达，一张张、一沓沓的试卷，几近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总有一刻想举着不做算了，骂就骂吧。当然，想归想，终究是不敢的。在这种想好好学习又想着偷懒的矛盾心境中，一晃，高考便近在眼前。

临考前半个月的一个晚自习，小老头儿在教室巡视时突然喊了我的名字，让我去一下办公室。瞬间紧张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站到老师面前，我的手心都擦出了汗。闷着头等着挨训，却是这时，小老头儿突然笑了，他喊我坐，让我不要紧张，说快高考了，就是想找我谈谈心，说就当是朋友间的闲聊，有啥说啥，有对老师的不满也可以说，不懂的就问。

我敢发誓，这是我第一次见这小老头儿笑，浅浅的，却莫名

又让人感觉暖暖的。十几分钟的闲聊中，老师提到了好多以前发生过的片段，他说他看到了我的上进和努力，提醒我考试时不要紧张，说按目前来看，只要正常发挥，我考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还是可以的……他说，陪伴着我们的这几年，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严格不过是大望子成龙……

然后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陆续被他叫去谈话，谈话过后，我们谁也没问老师都讲了什么，但看得出，每个人都精神倍增。

转眼高考了，然后结束了。放榜后，果然如老师所说，我考到了一所不错的学校，随后匆匆的时间里，我在自己的人生轨迹里奔跑着，从离开学校，便再没见过老师。可这么多年过去，却总是会不由得想起，想他精干的样子，想他犀利的眼神，但想的更多的是那次谈心。

虽然多年没联系，但我永远记得，曾经有一个老头儿，那么真心地希望我们好。

小书大爱

——读《抗疫家书》

□赵同胜

这是一本小书，说它小，是因为它不过32开本，只有200来个页码。但小书里却蕴藏着人间大爱，所有的内容，都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关。

“17年后，我终于成了你。”是李佳辰写给妈妈的。当年那个9岁的小女孩，还不明白，去和“非典”病毒“打仗”的为什么会是妈妈。这个疑问伴随了她好多年。而今，她南下武汉，逆行到了抗疫一线，才真正弄懂了使命的内涵。一来一往的两封家书，串起了往昔和今时。两代人的两场战役，战斗员变了，敌手也变了，但舍生忘死的英勇气概却如出一辙。有这样的魂魄在，莫说新冠肺炎病毒，哪怕任何的艰难险阻，都不可能成为羁绊。精神的传承，会让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直、不屈的性格变得更坚。

“这仗我不打，着实面对不了自己。”医师文力写给爸妈的信很简短，却笔调轻松，诙谐幽默，很是耐读。似乎能从字里行间，读出他不羁的性格和豪迈的气魄。怕父母担心，出征前，他撒了谎，说是去南方某城市出差。这个谎，他撒得并非不可原谅。可他还是在平生第一封家书里向父母诚恳地道了歉，他说，对家而言，他跑得像个“逃兵”。他觉得有愧于父母。自古道，忠孝不能两全。也许，在文力心里，他很想找到那个平衡点，但在选择面前，他还是把砝码加到了“舍小家，为大家”这一边。文力说，对国家需要而言，他不是“出走”，而是“出征”。关键时刻，他能掂量出哪头儿轻哪头儿重。文力无疑是个有着真性情的男子汉。

作为媒体的副主编，王骥飞写给妻子的家书，可谓文采飞扬，感人至深。他的妻子在金银潭医院重症隔离区。王骥飞当然知道那是生与死的考验。他对妻子说：“在你加入

上海医疗队飞向武汉的那一刻，在你走入金银潭ICU病房的那一刻，我认怂了，但你不能，保护好自己，我和女儿等你回家！”可以想象，写信的王骥飞，眼圈一定是红的，读信的妻子，心里一定是暖的。有多少个妻子或丈夫奋战在抗疫一线，就有多少个像王骥飞一样牵肠挂肚的人，从流溢在笔端的细腻情感中，担忧、不舍、加油、鼓劲，所有的情感都化作了力量的源泉，让一线的亲人吃下了一颗“定心丸”。

在孩子们澄澈的眼神里，他们的父母原本只是父母，寻常的日子，陪他们学习、聊天、玩耍。但在疫情面前，职业，决定了父母的走向，责任，昭示着父母的担当，那些医生、护士、警察、公务员，抑或社区工作者，所有逆行者的背影里，都附着太多纯净而又担忧的眼神，让他们一下子把父母与英雄联系在了一起。这些孩子用书信表达自己的情感，用文字抒发内心的真实，而父母俨然成了他们价值和行为取向的风向标。陈竞择在信中对当医生的爸爸说：“我也想快快长大，和你们一起信心满满地打怪物。”读着上初二的女儿从遥远的宁夏寄来的信，作为援鄂护士的刘艳红，实难想到，平时娇滴滴的女儿，会说出“夜再长也有星空陪伴，路再长也会有终点”这样极富哲理的话来。经历，让孩子懂得了成长的意义。于是，刘艳红的泪水里，流淌的不只是感动，还有欣慰。

50封抗疫家书，有写给父母的，有写给孩子的，也有写给爱人的，每一个字，都像跳动的音符，汇成了抗疫的交响曲，在神州大地上空，荡起最优美的旋律，飘散进每个人的心里。

小书里的大爱，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，让人性之光，在那一刻，更加熠熠生辉。

■家庭相册



时光里的父亲

□龙红平

记忆里，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。芝麻大点儿小事，也会大声嚷嚷个没完没了。经常人没进门，就听到父亲的大嗓门，我们在家没少挨父亲的吼。而母亲和父亲争执后，总会把洗衣板上的衣服搓得嗷嗷叫，每次闹得邻舍侧耳聆听，所以打心眼儿里，我就不喜欢父亲，总觉得母亲憋屈。

那时母亲早出晚归忙耕种，院内月色下浆衣衣裳。父亲常年出差在外，一旦到家，便从肩上的黑挎包里拿出大白兔奶糖、芝麻管子糖，或者是咸甜饼干分给我们。白天我舍不得吃，晚上便抱在怀里睡觉，等实在馋了，才一点点细嚼慢咽独享美味。母亲见状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那些都是你父亲从牙齿缝抠出来的。”当时不懂这话的含义，如今懂了，已是不惑之年。

记得七岁那年，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从姥姥家往回赶，天

越来越黑，风儿的口哨也吹得越来越响，我拽紧父亲的衣襟坐在后座。河堤上坑坑洼洼，车头一路摇晃着，像喝醉酒时的踉跄，吓得我屏住呼吸，慌忙抱住父亲的腰。“砰！”从堤上冲到了坡下，人和车都滚到坡草地上，痛得我哇哇大哭。任凭父亲怎么哄，我躺在地上就是不起来。父亲说：“三儿，爸今天带你去东街饭馆吃馄饨。”听说有吃的，我立马止住了哭声，擦了擦眼泪，屁颠屁颠跟着父亲走上堤坝。

那时没有路灯，临街商铺的灯光昏暗如豆。走进东街饭馆，父亲到窗口买了张票，又到右边窗口拿出一大碗的馄饨，双手端放在我面前桌上。我一下被这鲜香扑鼻、晶莹剔透、漂着葱花的馄饨吸引了，拿起筷子，顾不上烫，狼吞虎咽，直到我把碗里的汤喝得丁点儿不剩。父亲说，“下次等爸有钱了，带你们几个娃都来吃。”我睁大眼，兴奋喊

道：“真的吗？”父亲摸摸了我的头，缓缓地点了点头，并叮嘱我回家别告诉他们。那晚，我就是带着这个秘密钻进了被窝，那碗馄饨至今仍鲜活在我记忆里。

父亲做过两次手术。一次是我上小学时，阑尾炎穿孔；一次是我上中学时，盲肠炎。那时我对手术没有多大概念，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医院忙进忙出。在我印象里，父亲是超人，啥都不怕，啥都能解决，丝毫没有紧张不安的情绪。

仍然记得母亲的叮咛：“你们上完一天的学，你父亲手术就做完了，等过三五天，就能回家了，你们小孩子安心上学，别的不用操心。”如今回想，那时的我们真是年少无知，只会抱怨吃喝的是腌菜酱油汤，穿的是破旧衣裳，总觉得缺少温暖，可如今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，才懂得做父母的不容易。

如今回家，母亲叨唠着父亲，一会说香烟抽太多，屋里满是烟味呛喉，一会说饭弄得太硬、菜又咸，说父亲成心不让她吃饱饭……父亲听母亲这样说，也不争辩，好像没听见一样，坐在靠椅上淡然地看着电视。

时光飞逝，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忙忙碌碌却一事无成的中年，我们何曾停下脚步静默想想，去体味父亲的不易。家的重担总是父亲扛，谁又真正去了解和懂得父亲的沉默。那时总觉得对爱欲求不满，却不知那段时光如今忆起是盈盈的泪滴、满满的幸福。

父母亲在，爱就在，像儿时牵父亲的衣角，便是依靠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
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书海掠影

